

咱的一声,我的后背上挨了一巴掌,与巴掌同时降落的还有母亲的呵斥声:“吃饭的时候,手要扶碗,把食物端到嘴边吃,手不扶碗会穷苦一生,吃要有吃相,不能垂下双手,把嘴巴凑到碗沿上。”我愣怔半天,忍住泪水,双手捧起了一生的饭碗。但是事实证明,我并没有因此富足。不愿意穷苦只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

作为瓷,坚硬冰冷,空着时它们被擦在一起成为瓷本身,安静沉默,在暗处保持自己的硬度和光芒。因为食物,它们才有了味道,酸甜苦辣咸,都能承载。譬如一个粗瓷大碗一直盛着苦药或者盐粒,时间久了,那苦或者咸便也浸入到瓷本身。用舌头舔一下,便会依稀记起一个喝药汤的苦夏或者吃馒头就盐粒的冬天,大雪像盐粒一样泛着白光,大风刮了一夜又一夜似乎无法停止。瓷的味道就是吃食的味道。它的满也是食物带来的。它所承载的地瓜、萝卜、玉米、高粱或者咸菜,或者药汤,喂养着一个乡村,喂养着许多普通的生命。因此,它们不仅是鲁北平原乃至大地上的人们的一种器皿,更是一种期待。那个时候,敢爬屋上墙掏鸟蛋,下河下沟捉鱼摸虾,也敢在小伙伴的怂恿下撕破邻居家的粉造纸窗户,却不敢轻易打碎一个粗瓷大碗。

打碎一个碗是一件很要命的事。我们全家围坐在院子里喝面汤的某天黄昏,乌鸦拖着难听的嗓音在院子上空飞来飞去。我到锅台边端起了一碗面汤,那是用白色的面做成的汤糊,黏稠透亮,太有诱惑力了。我甚至想多喝一碗白色的面糊,自己就会越快出落成一个小美女。我端着碗温热的面糊,还没有送到嘴边,一个小土坑让我打了一个趔趄,汤碗掉到了地上,砰的一声碎成了两瓣。母亲的巴掌迟于碗碎的声音几秒后,降落到我的屁股上。我嘤嘤地哭泣,乌鸦们呱呱的叫声更加凄惨。看着破碎成两瓣的大瓷碗再也无法复原,也因为没能喝到面汤,我伤心难过。那个黄昏,因为一个大碗而灰暗,也因为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而沮丧。打碎饭碗是不吉



隐藏在乡间的瓷

□ 璆 宇

利的,好似粗瓷大碗是一种寓言,能预知生活的未知似的。

碎成两瓣的碗没被丢弃,半个用来喂鸡,半个再摔碎当瓦片使用,刮去土豆或者丝瓜上的皮。使命虽已转换,却依然和人同处一个屋檐下,它们从厅堂退到了墙旮旯、窗台上、泥洼里……然而并没有因为地位的改变而改变作为瓷的特质。由一片瓷,依然想起一个碗、一个家、一个村庄炊烟袅袅的日子。

半碗小醋鱼,半碗炸货,或者半碗肥肉……日子清苦,有半碗食物已经令人满足。然而祭日月鬼神之时,粗瓷大碗一改往日容颜,冒尖满盈。水饺、月饼或者炸货,摆在月光下的桌子上,散发食物的香气,有着庄重的仪式感。

这时的粗瓷大碗承载着一个仪式的重要部分,白色的釉发着清幽的光。小圆形的碗底有着坚定的弧线。祭拜的人双膝跪下,烧香磕头,嘴里念念有词。那种神秘感,让人感觉世界上真的有鬼神,而人如果做了不该做的事,鬼神就会附身来惩戒。

祭拜时,除了祭拜人,其余的人要远离现场,

以示尊重。如果祭拜的时候碰了碗或者碗里的食物,祭拜便不再灵验。知道大人祭拜时的庄重和禁忌,我们总是躲到门道或者灶屋,离着“祭坛”很近的地方。祭拜一旦结束便会蜂拥而至,抱起一个大碗躲到一边狼吞虎咽。因为大人们常说吃了祭拜的食物长寿。我们对长寿的定义尚且模糊,但是对于食物却垂涎三尺。

鲁北农村办喜事讲究八大碗,顾名思义,以碗承载,上笼蒸煮,顾名蒸碗。一般是炸肉、烧白条、丸子和鱼块搭配几个素菜。八大碗使用的也是专门的瓷碗,碗口大,瓷的亮度高,有的还有简单的蓝色花纹。端八大碗的人小心翼翼,神情庄重,一边走一边吞咽着口水。吃八大碗的人,嘴上冒着油花,神情和悦满足。

碗口说着酸辣苦甜,也输送朴实和诚信。邻居端来半碗包子,你得端满碗扁食还礼。借粮食也是。我常常看见母亲把一个大碗的麦粒堆得冒尖,用手护着穿越深深的巷子去还给邻居,回来时也常在碗底看到几枚水杏或者一块熟地瓜。

我们家有一个豁口大碗为一个女疯子专属。那个大碗跟着母亲从黄河西岸到东岸认祖归宗

安家落户。经过多年使用磕磕有些泛旧了,一个大豁口露着白茬子。釉彩变成了暗黄色,边缘上细小的缺口密密麻麻,属于使命即将结束的一个大碗。母亲常用它装些吃食送给流浪来的疯女人三三吃。疯三吃完母亲送的食物后,母亲再把碗拿回家单独放置在窗台上。这个残破的大碗让我感觉到了某种不快。我时常爬到窗台边偷看,母亲是不是又把什么吃食放到了大碗里,让我一度气恼三三的特殊待遇。因为我不止一次从大碗里拿走母亲放置的地瓜干或者槐花窝头。有时我怀疑大碗有性别,属于母性女性的多。她们拿得起,放得下,内心像烹制食物一样香甜和柔软,骨质如瓷坚硬有光泽。她们在苦涩的碗里加上糖,在寡淡无味的岁月之碗中加入盐。碗,像女性的盆腔和乳房承载繁衍生息的要义。碗里的天地宽广无边,碗里的日子温暖悠长。

人故去时,用瓷碗装满泥土,插上香烛,送别。孝子的头顶上也顶着一个瓦片,“一声瓦罐碎,红尘转瞬别。”一声清脆,逝者忘却今生的哀愁苦痛,轻松上路。那一声响,那瓦片的碎,意味着以后再也无法见到逝者,无论多么不舍,人生终将离别。母亲去世时,大姐用右手摔碎的那片粗瓷的碎片,至今仍布满我的心房。破碎组合,然后又破碎。

人的寿命有限,可是一块瓷却有强大的生命力,坚硬粗粝。如果没有外界的力量,它们会一直存在下去。

春天,我又到故乡的旷野里游荡。哪怕一朵苦菜花,一棵蒺藜也好,也算我抵达过春天。我蹲下来,世界缩小为我和一只蒲公英,它刚钻出地皮不久,锯齿边缘带箭头的叶片紧贴泥土,像土地的孩子抓紧自己的胎衣。两朵黄色火把样的花朵一高一低在黄昏的余晖里微微颤抖。我的右脚忽然有什么扎入,刺痛传来,一股液体流到鞋底上。我脱下鞋子,一个正三角形的碎瓦片还在鞋底薄弱的地方保持入侵的姿势。锋利的尖对准了脚心,那是很久没有体验过的锥心的疼,竟然

来自一块碎瓷片。我脱下鞋子,拔下了它,并仔细端详,它熟悉又陌生,像一段用旧的时光,像我使用过的瓷碗上的一片。我再次蹲下向四周扩大寻找范围,并没发现其他碎片的存在。显然,这是一片粗瓷大碗的碎片,因破碎而分离。碎片的三个边缘锋利尚存,两道蓝色的线条隐约可见,是那个时代粗瓷大碗的标记。

那么,它来自哪里,上古还是现代?如此在泥土里辗转流离不肯消失。它光洁明亮,白色略微发黄,抚摸一下,冰凉的质感传到肌肤。轻轻转动,还有光亮射向四周。透过微弱的光亮,我看到了那个扎着羊角辫,流着鼻涕,正在哭泣的孩子。她靠在饭屋的墙边上,孤单而瘦小,她的爹娘和其他孩子都围在桌子周围捧着碗吸溜吃食,而她的脚下躺着一个摔了的粗瓷大碗,一些白面糊糊还在大碗的碎片上冒着热气,很快成了糊状。无疑,这个孩子因为摔碎了一个碗而受到“惩罚”,因为这惩罚,她的晚饭泡汤了,也定格了那个饥饿很深的夜晚。以后每想到这个夜晚,她都莫名战栗。她实在想不通,无意间摔碎的一个瓷碗,榨取了她那么多委屈的泪水,让她初次体验到了成长的疼痛。

直到去年故乡拆迁,大姐在老屋里转来转去,很难抉择该把什么带到新楼房。

最后用一个包袱包裹了几个粗瓷大碗背走,寓意饭碗不能丢,我的心方才释怀。粗瓷大碗,坚硬与柔软,深与浅,苦与甜,爱与恨,生与死,都在瓷的世界里交织碰撞,破碎融合。我为新家置办的碗也不再全是瓷制的,还有不容易碎的树脂碗、不锈钢碗,甚至还有塑料碗。那些粗瓷大碗,作为一段历史,完全退出了乡间的生活,它们或被遗弃,或者与故乡的破屋烂墙一起归于了泥土。

被大姐带回来的几个粗瓷大碗,躲在窗明几净的厨房里,暗淡无光落满尘埃,会一直空下去。然而只要伸出手去,就会触摸到过去生活的烟火。



水润眉州白鹭飞

□ 刘友洪

岷江流入眉山境内,江水波光粼粼,水平如镜,滋润着这片肥沃的土地。眉山古称眉州,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养育了苏轼、苏洵、苏辙等大家文豪。作为候鸟的白鹭,大概也贪恋眉山的美景吧,飞到眉山变成“留鸟”,不再往外飞去。

眉山人对白鹭的感情是浓郁和真挚的。相传苏东坡10岁时,在眉山的寿昌书院读书,教他们的先生叫刘微之。一天,刘先生在课堂上吟诵自己的《鹭鸶诗》:“鹭鸟窥遥浪,寒风掠岸沙。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先生吟罢,学生们给予一片赞扬声。苏轼却说,先生,能不能将最后一句改为“雪片落蒹葭”?“蒹葭”就是芦苇,这一改,让人们仿佛看到白鹭惊飞时羽毛掉落的生动情景,先生连连点头称赞。这就是天才的苏东坡与白鹭的故事。

如今的眉山到处都可以看到白鹭的身影。东坡湖边,白鹭展开双翅,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贴着水面轻轻飞过,那婀娜的身影,像仙女的舞姿一样多彩迷人。远景楼上,俯瞰东坡湖的湖心岛,但见白鹭三三两两,成群结队,卧于树梢上,像恩爱的夫妻带着孩子,团团圆圆,享受家庭的温馨;微风吹来,白鹭在风中荡漾,忽然一个激灵,迎风飞向远方。站在湿地栈道上,不经意间,你就会瞥见白鹭迈着步子,悠闲地散步,如同游人来到这里,享受着眉山的慢生活一样,那洁白的羽毛、修长的身体、尖尖的长喙,以及那悠闲的脚步,点缀着眉山的诗情画意……

曾几何时,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白鹭的栖息地越来越小,只能在水田间、鱼塘边才能看到。近些年来,眉山整治东坡湖,修建湿地公园,绿地和水面成倍增加。喜爱湖泊、水塘、溪流和沼泽地的白鹭,重新又飞了回来。如今在眉山,白鹭已成为这座天府花园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这道亮丽的风景线在东坡城市湿地公园显得更加耀眼。眉山人家里来了亲朋好友,都会带他们去湿地公园游玩一番。公园有3000多亩,园内湖水洁净,树林参天,鱼翔浅底,白鹭成群,一座座拱桥如一弯弯新月,倒映在如镜的湖面上,数月连珠,与远景楼相互映衬,甚是漂亮。

入夜,东坡湖两岸灯火璀璨,各色彩灯次第闪烁,绿树葱茏,树影婆娑,高飞的白鹭发出欢快的叫声,音乐喷泉引人入胜。东坡水街游人如织,成千上万的游客来到眉山,感受东坡湿地的灵秀,欣赏东坡水街的风采,体悟东坡文化的魅力。他们沉醉在眉山的美景之中,手舞足蹈,连声高喊:“眉山我来了,眉山我来了……”白鹭见此情景,都要绕飞过去。

为给白鹭营造宁静的栖息环境,眉山在东坡城市湿地公园内,堆了两座湖心岛,人是上不去的,只有白鹭能在那儿尽情享受。

眉山人爱护白鹭由来已久。说是从前有一只白鹭,因偷吃私人养殖的鱼苗嘴壳被夹烂了,饿得奄奄一息,被一位小姑娘救起。小姑娘每天买来小虫喂它,伤好后白鹭也不愿飞走了。每天小姑娘一回家,它就围绕在小姑娘身边,飞来飞去;遇上陌生人来拿东西,它还会大声叫唤“报警”。眉山人管白鹭叫“白鹤”,岷江边上有个牛路口村,村里有一条很深的沟壑,名叫“白鹤林”,白鹭依树筑巢,成千上万只白鹭聚集在那里繁衍生息,远远就能听见白鹭的叫声。即使在上世纪50年代大炼钢铁,大砍树木的年代,白鹤林的树都没有遭到破坏。据说白鹤林树下的鸟粪有一尺多厚。春耕时节常常见到这样的场景,农人在水田里犁田,白鹭跟在人身后捉虫吃,人不扰鹭,鹭不搅人,一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

有一年一位北京友人来眉山,眉头紧锁,心事重重,却又不愿向我透露任何信息。我领他到东坡城市湿地公园游玩,当看到湖心岛上翩翩起舞的白鹭时,他的脸上慢慢露出笑容,心情随之也逐渐开朗起来……

这就是眉山,这就是美丽的家乡。有时我真想化作一只白鹭,飞翔在眉山的上空,去享受这充满“爱”的城市,去见证那“水润眉州”的梦想。

如今的城市,街道两旁都栽有行道树,先是枝繁叶茂的梧桐树,酷热的夏季,梧桐一路为行人遮荫蔽日。后来,梧桐没了,换成笔直挺拔的银杏树,其挺拔伟岸叫人想起军人的风采。只是,梧桐也好,银杏也罢,都是移来的树种,不是土生土长,少了乡村原野的气息,缺了几时的记忆。

我的记忆里珍藏着两棵远比梧桐、银杏珍贵的树:一棵是洋槐树,另一棵是黄桷树。洋槐树长在我儿时家的窗户外面,黄桷树则生长在家乡的沱江边上。

一

“洋槐树,洋槐花,洋槐树下是我的家……”推开窗,仰头就能看见那棵高大的开满槐花的洋槐树。开春后,窗外的洋槐树换上轻盈的春装,满树的新叶,嫩绿嫩绿。没多久,鲜嫩的新芽变成了墨绿;树杈中间,绿绿的翠叶边上,长出像麦穗一样的花骨朵儿,黄绿黄绿的;后来,变成黄白色。黄白色的花骨朵悄悄地羞涩地绽放。很快,便不再羞涩,肆无忌惮地争相怒放开来……

一阵风来,槐花的阵阵幽香从窗缝飘进屋里。“槐花开了。”正做针线活的妈妈抬起头来,痴痴地望向窗外。

“槐花开了!可以做槐花馍馍了。”趴在饭桌上写作业的我,乘机丢下铅笔,双手扒了窗沿,踮起脚尖,朝头顶上方挂满一嘟噜一嘟噜槐花的洋槐树望去。

“赶紧做作业,做完了,带你弟弟去树下捡槐花。”“好嘛。”我回应着妈妈,赶紧坐回书桌边,继续写作业。

写完作业,我们去时树下还没有别的孩子。很快,便捡到了一大堆槐花,我吩咐弟弟,用手扯了衣服两边,朝上兜起,装满便往家去。

妈妈抓了槐花,放入盛满清水的菜盆里,槐花漂在水面上,像一片片雪花。用手轻轻拂弄几下,然后捞起,放进笊篱,沥干,放进搁了面粉的盆里,加点盐,做成粑粑,放进蒸笼……

吃过了槐花粑粑,又开始盼夏天。天热的晚上,可以去洋槐树下乘凉。大热的三伏天,得到大人许可后,受洋槐树庇护的这栋楼房里,约三分之一的小伙伴吃罢晚饭,便争先恐后地扯了自家床上的篾席去到洋槐树下。先到的,篾席自然靠近洋槐树,两个单元



家乡的老树与都市的古树

□ 向剑波

二

说梦话的孩子,从地上收起篾席往家去。跟在屁股后面的孩子,揉着惺忪睡眼,嘟囔着嘴,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黄桷树,黄桷树,黄桷树下是我的家,黄桷树上缺牙巴……”17岁那年,初中还差一个月毕业的我,去外省铁路参加工作。不久,父亲从外省调回地方一家汽车运输公司,家搬到了沱江对岸。洋槐树没有了,但有了黄桷树。

城郊,乡下亲戚家门前就种有一棵高大的黄桷树。每年春天,黄桷树上便会发出一个个小小的半透明的芽苞,像碧玉雕成的工艺品。“这个可以吃。”远房表哥从树上摘下芽苞,递给我。我放进嘴里,轻轻一嚼,酸且涩。“噗”地一下吐出来。远房表哥一脸严肃:“真的可以吃,只是你吃不来嘛。”几天后,黄桷树芽苞外面那层薄薄的外衣脱掉了,掉在地上铺了满满一地,像一地绿雪。几场风雨一过,绿叶一下子开满树梢,清新淡雅得像一树的梦。

沱江渡口的黄桷树毕竟离家更近。那年仲夏,我收到家里人的信,告知读高中的妹妹考上了内江惟一的高等学府:内江师范专科学校。专科不算啥,却是父亲调回地方工作的那家运输公司职工子女中第一个考上高校的。

此后,我每年探亲的时间便安排在了寒假。寒假回家既是因为妹妹,更是赶回家过年。从广州驶出,途经湖南,开往成都的火车,经过两天一夜的旅途劳顿,当城市上空晨曦微露时,终于轰隆隆地驶进内江站。从车窗望出去,我又看到了沱江,看到了生我养我的故乡。

出火车站,转乘市内公交车,然后,经浮桥过渡,我看到了那棵黄桷树,那棵守候了这座城市几百年的黄桷树!

看见黄桷树,家就近了;看见黄桷树,就过年了。过完年不久,探亲假满了。离了家,人还没到渡口,远远便看见了站立在渡口岸边的黄桷树,它还是那个样子:苍老劲秀,峻峭挺拔。

告别黄桷树,家就远了;离开黄桷树,我又走了。

三

“人挪活,树挪死。”尤其是几十年、上百年的古树,哪能轻易挪动哟!

可偏偏就被挪动了。这不正是古树的挪动,还是村庄的挪动,森林的挪动。这些年来,不少城市在建设“森林型生态城市”的口号下,活生生地将生长在村庄里抑或深山老林里长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大树搬进了城,美其名曰“大树进城”。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往往以百年大树为“卖点”,标榜自己所建为生态小区典范。走进这样的生态小区,人们看见,这些从村庄或森林里搬迁来的古树上吊着输液袋——那是在为古树“打吊针”!夏天,有的甚至还为它盖起了“空调房”。

享受如此丰厚待遇的古树的成活率呢?我询问过当地的林业专家,回答“估计也就30%左右”。“你是说,70%的大树活不下来?”专家点了点,我大为愕然。

“洋槐树,洋槐花,洋槐树下是我的家……”这是一首童谣,也是一篇逝去的童话。

而一听见黄桷树的童谣,我的心更是撕裂般地痛。没有了黄桷树的守护,沱江渡口从此归于寂寞——当年的渡口不只迎着家乡的父老乡亲 and 八方来客,更承载着繁忙的糖业水路运输,近300年糖业的繁华,连同享誉中外的品牌“甜城”一词载入《辞海》一并退出了历史舞台。



狮子山 赵齐勇 作

